

锦绣文库——历史文化书系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『问马』闲笔

吴人读史札记

吴人 著



『问马』闲笔

吴人读史札记

吴人 著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问马”闲笔:吴人读史札记/吴人著. —上海:上海
锦绣文章出版社,2008.4

ISBN 978-7-80685-916-2

I. ①问… II. ②吴… III. ③史评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④K2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39163号

责任编辑 陶 晨

封面设计 蔡 惟

技术编辑 李 荀

书 名 “问马”闲笔:吴人读史札记

著 者 吴 人
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27弄33号(邮编20004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

开 本 640×960 1/16

印 张 14.5

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685-916-2

定 价 32.00元

如蒙 惠顾 请 至 印刷装单位 联系 电话 021-5011077

版 次 第 一 版

自序

写了这样一本读史札记,那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。眼下却非但写了,还出版了!一番自得其乐之后,不由惶然想起《世说新语》里说的一个故事:

“蔡司徒(蔡谟)渡江,见彭蜺,大喜曰:‘蟹有八足,加以二螯。’令烹之。既食,吐下委顿,方知非蟹。后向谢仁祖说此事,谢曰:‘卿读《尔雅》不熟,几为《劝学》死。’”

不知道我是不是也像蔡司徒一样,误将彭蜺当作螃蟹吃了!心里总觉得很不自在,也很不安。或是“吐下委顿”,将随之而来,于是由不安感到害怕了。

可自食其果,后悔也来不及。好在书出来了,也会有诸多谢仁祖来对我说:“卿读《尔雅》不熟,几为《劝学》死。”那又是我的不幸之大幸了。

然而害怕的心理并未消失,怕的是什么?一时竟也说不清楚。只好先作些交代——如同在黑夜中独自走在一条狭长弯曲的弄堂里,忍不住就扒开嗓子唱起歌来,很响,也很难听,陡然壮胆而已。

记得十多年前,我刚读《史记》时,没有写札记,也不想写。原因是不少地方看不懂。可好多人却说,《史记》很好读,文采也非常美。说老实话,我一开始没有这种感觉。后来才慢慢有了体会,小有收获。《史记》里说的樊哙,就和我原本知道的不一样。小时候随父亲去看京剧《鸿门宴》,只见好几个人聚在一起喝酒,这些人看起来都很严肃,但并不凶。看到他们一忽儿喝酒说话,一忽儿放下酒杯唱戏,觉得很没劲。突然,却见两个人拔出宝剑,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开打,只是舞来弄去的,让我感到好笑。正在这时,听得轰隆一声巨响,平空闯进一条黑突突的大汉,他一

手握剑，一手举着盾牌，怒目圆睁，哇哇大叫，声音响得像打雷一样。

瞧着这个凶得像庙里逃出来的恶鬼一样的人，我禁不住吃了一吓。他是谁？后来知道他就是樊哙。听父亲说，这个人不得了，就像水浒传中的李逵。那时候我正在看《水浒传》，认定李逵是条好汉，使得两把板斧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大凡男孩子天生都有崇拜英雄的心理。从此，樊哙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。勇猛无比，真正的男子汉。可《史记》里的樊哙却变了样，随刘邦进了阿房宫，听得刘邦说要留下来享受生活时，便说你怎么可以当个富家翁呢？更重要的在鸿门宴上，刘邦看到苗头不对，想溜，但又很不好意思，怕坍台。殊不料樊哙一听就说，那有什么，咱们都快成砧板上的肉了，还讲什么风度！口气狡猾得像萧何，全无一点英雄的作派。更让人觉得难于接受的是，他一面跪在地上恭敬地叫韩信“大王”，一面反过来相帮刘邦捉拿韩信。整个儿的两面派……

然而让我觉得《史记》“很好读，文采也非常美。”大概也正是这个时候。特别是读刺客列传时，好看得真是爱不释手。可好是好，却又总觉得这些刺客身上，好像染有一种小说的味道。

但我读史的胃口，从此被高高吊了起来。接着，读《汉书》，读《后汉书》，读《三国志》，读《晋书》，读《南史》，读《北史》，读《新唐书》……胃口越读越大，味道也越读越浓。慢慢也生出一点想法来，觉得《汉书》很一本正经，动不动就拿儒家圣人的一些话来压人，与《史记》写法也不一样。比如同样写灌夫传，司马迁谓“魏其侯（窦婴）去，麾灌夫出。”（《史记·魏其武安侯列传》）班固则云“婴去，戲出。”（《汉书·灌夫传》）这个戲字，乃麾的古字。倘若不读颜师古的注，就很容易当作戏弄的意思。因此，我总觉得《史记》读起来，远比《汉书》有味道。

让我动笔写读史札记是在五年以前。那时正读《新唐书》，说是武则天看了骆宾王的《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》后，拍案叫道：“宰相安得失此人！”（《新唐书·骆宾王传》）我觉得十分疑惑。如此说法，间巷早有传布，本也不足为怪，但我总以为那是齐东野语，戏文演绎，当不了真的。可

眼下看到的是堂堂正正的二十四史之一《新唐书》中的明确记载！大家知道，骆宾王原是唐高宗的侍御史，曾上疏触忤武则天天下狱，以《在狱咏蝉》一诗，抒表胸臆，事在仪凤三年（678年）。除咏蝉诗以外，他还专门写了《萤火赋》，寄意很不一般。于时朝野无人不晓，武则天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

愈加蹊跷的是，在唐之前，正史上有过类似的记载。说是南朝的侯景反梁武帝时，手下有个谋士叫王伟，深通权略，文才出众。北齐帝高澄为之深感惊异。时“王（高澄）寻览书，问谁为作？或曰：‘其行台郎王伟。’王曰：‘伟才如此，何因不使我知？’”（《北齐书·帝纪第三》）这在《南史》中也有同类记载：“景叛后，高澄以书招之。伟为景报澄书，其文甚美。澄览书曰：‘谁所作也？’左右称伟之文。澄曰：‘才如此，何由不早使知邪？’”（《南史·王伟传》）

显然，欧阳修、宋祁在撰写《新唐书》时，不可能不知道《北齐书》和《南史》曾有过这样的记载。那么是武则天学高澄的口气，也说过类似相同的话？还是欧阳修、宋祁，故意借来凸写武则天的非凡气度？

我想，以武则天的个性，大概不会去模仿一个偏安一隅的皇帝的。

从此，我就特别留心，看到这样那样类似的东西，便揪着写作札记一年多光景，居然积了二三万字。就像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，不经意掉入了龙宫，零零星星捡得一点宝贝，心里自有说不出的高兴。殊不料人固有贪婪之心，捡得了一点宝贝，就想再捡得更多的宝贝！便索性把原来一句话的形式废了，调过头来写《史记》。这样，就等于推倒重来。不再用一句话的形式，单凭一句话已无法写出所要写的东西。于是这样一边按次序重读，一边写札记。埋头写着改着，忽然有一天发现，竟像模像样成了一本书的样子。时间已是2007年的春天了。

通观札记，自《史记》至《晋书》，大致可分成这样几个类型：一、辨明，释读一些人和事物的历史原委；二、议论，臧否历史人物，抒发一己之感；三、存疑，提出某个史料疑点；四、考证，釐正一些历史典故和人物；五、搜

辑,专门资料证引、譬议。

除此之外,还有为诸多古籍笔记所作的条疏及一些议论,内容虽然杂七杂八,却也不外辨析、考证之类。至于何以用文言文?那倒务须申明:我非冬烘先生,更无意倒退复古。只是觉得好玩,之乎者也,伢儿白相相而已。况且,这样蹩脚的文言文,实在也是无盐之貌,献丑。唯一的好处,是缩短了篇幅,节约了一些纸张。

最后要感谢浙江树人大图书馆的朱一红女士,她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古籍笔记,受益匪浅。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好朋友孙国梁先生。他曾三次为我审稿,分别剔出好几种错误,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作者最忌的硬伤,使我少蒙脸红之羞。真是——

空门不肯出,投窗也大痴。

百年钻故纸,何日出头时?

这是《五灯会元》中的一首禅诗,唐朝的高僧古灵神赞所作,名曰《蝇子透窗》。以一事一物,讽喻世道本来十分宽广,人却偏偏“空门不肯出”!着意施人般若,以致觉悟出世。但我横竖看来,觉得还不脱入世的味道。比如做学问,何必一定要盼个“何日出头时”?倒是“投窗也大痴”,且心甘情愿,那才有趣!

这样说来,可真正阿弥陀佛,善哉,善哉。

吴人

于海宁盐官旧居

丁亥大伏

目 录

《史记》

《史记》辨明	2
《史记》议论	12
《史记》考证	26
《史记》存疑	29
《史记》搜辑	33

《汉书》

《汉书》辨明	38
《汉书》议论	47
《汉书》考证	57
《汉书》存疑	61

《后汉书》

《后汉书》辨明	66
《后汉书》议论	74
《后汉书》考证	86
《后汉书》存疑	93

《三国志》

《三国志》辨明	98
---------------	----

《三国志》议论	113
《三国志》考证	118
《三国志》存疑	122

《晋书》

《晋书》辨明	126
《晋书》议论	139
《晋书》考证	144
《晋书》存疑	154

古籍笔记

古籍笔记辨明	158
古籍笔记议论	184
古籍笔记考证	195
古籍笔记存疑	214
古籍笔记搜辑	219

史
記

《史记》辨明

世人多谓曹孟德挟天子以令天下，一代奸雄也。检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“帝太甲既立三年，不明，暴虐，不遵汤法，乱德，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。三年，伊尹摄行政当国，以朝诸侯。”伊尹，忠臣耳。奸雄效尤，原忠臣所为，所谓忠奸，何以分明？

案：“挟天子以令天下”，乃张仪为秦惠王献策，同侪司马错非之：“劫天子，恶名也。”（《史记·张仪传》）然仪之世，非孟德之时。夫恶者，争名夺利固然，罔顾忠义则非。观国家、君臣、忠义之概念，盖汉武独尊儒家，而规矩天下。《大戴礼记·曾子大孝》曰：“事君不忠，非孝也。”时孟德既孝治天下，必为人诟作奸雄矣。

按：司马错为秦国将军。司马迁所叙，乃移置《战国策·秦一》。

案：国家，于是诸侯之治地称国，卿大夫之领地称家。然上有天子，故周室衰，楚王驱兵压境，定王使大夫王孙满抗争：“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鼎之轻重，未可问也。”（《左传·宣公三年》）

按：诸侯之国亦称邦。子张曰：“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斯邦者，诸侯国也。故《荀子·正论》曰：“可以有窃国，不可以有窃天下也。”（参阅《礼记·王制》）。

案：天下，归天子所有。天子，周王朝也。《国语·周语》谓晋文公“请隧”，图已死，以天子礼葬。为周襄王拒之：“大物其未可改也”，不能“变前之大章。”夫大章者，周礼也，分明不可逾。《论语》之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盖孔子患周室礼坏乐崩耳。

《论语·阳货》记载鲁家臣公山拂扰叛，召孔子，子路不悦，然子曰：

“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”或云：孔子惟周礼为上，鲁国之国，非现代概念之国也。

朱熹注：“程子曰：‘圣人以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，亦无不可改过之人。’”余以为朱、程皆以是时之宋，释其千余年前之鲁，为孔子增光，多此一举。

按：所引二十四史，咸为中华书局版。全书同。

断袖之好，乃同性恋戏称也。典出汉哀帝宠幸董贤之私。然如是嗜好，于刘汉非哀帝开风气之先。高祖时，便有籍孺以佞幸。逮至孝惠，辟閼孺益甚，或构造一代男风乎！“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鵀屣，贝带，傅脂粉，化閼、籍之属也。”（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）呜呼，郎侍中悉为粉皮脸，峨冠博带，乔伏雌声，虽舞阳侯重生，亦难怒发冲冠矣！

案：时哀帝偕贤“尝昼寝，偏藉上袖，上欲起，贤未觉，不欲动贤，乃断袖而起。其恩爱至此。”（《汉书·董贤传》）《后汉书》又曰：“哀帝临崩，以玺绶付贤曰：‘无妄以与人。’”（《后汉书·王闳传》）观历代帝王，宠佞多矣！然以神器授之，独哀帝一人。

案：班固赞曰：“柔曼之倾意，非独女德，盖亦有男色焉。”（《汉书·佞幸列传》）妙哉！

按：人以为男子傅粉，盛于魏晋，始于何晏，非也。

案：《庄子·徐无鬼》曰：“郢人垩（白粉）漫其鼻端，若蝇翼，使匠石斫之。”为民庆元

司马相如者，汉赋大家，一介书生。然于《史记》知，渠“少时好读书，学击剑，故其亲名之曰犬子。”（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）后“以货为郎，事孝文帝，为武骑侍郎。”（同上）可见相如始入仕，武夫也已。俟孝武时，奉使西南夷，“乃拜相如为中郎将。”（同上）抑亦少时学有所用。然终“非其好也，”（同上）而长于辞赋，名于辞赋。苟始为武骑侍郎，一路风顺，情有独钟，遂无所谓司马相如哉。

司马迁尝“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南略邛、笮、昆明，还报命。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虽一介书生，犹有戎马之绩也。若非其父遗命，及为李陵坐，迁或揽功名，奔仕途，景象大不同。嗟夫，司马迁之所以为司马迁，岂不天命乎？多一功臣司马迁，区区无足挂齿；少一太史公司马迁，中华史册，黯然失色。

吾浙江之地，人稠地少，遂勤于商贾经营，故富甲天下。然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曰：“总之，楚越之地，地广人希，饭稻羹鱼，或火耕而水耨，果隋赢蛤，不待贾而足，地执饶食，无饥馑之患，以故眚赢偷生，无积聚而多贫。是故江、淮以南，无冻饿之人，亦无千金之家。”噫，沧海桑田，人之莫测。若远无晋室东迁，近无清末西风东渐。或云：我辈蛮子，尚于火耕水耨中，网鱼螺当餐矣。

按：楚越者，时越为楚并吞，故名。实指越。

班固尝于《史记集解序》论司马迁曰：“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，而羞贫贱，此其所蔽也。”固，悲哉。所谓圣人，于迁是时，或未有此殊荣；黄老之术，乃窦太后所好。虽汉武主儒，然肇始之际，未必独尊天下。固，曷能忘轅固生刺豕乎？“而进奸雄”、“则崇势利”之论，益以于时已成显学之儒为绳，则何从说起！观固与迁，前后距离一百五十余年，安能以东汉时势，枉论西汉人事？窃以为固之史观谬矣！（《史记集解序》）

又：某教授于央视讲课云：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本无意发表，以《太史公自序》有“藏之名山”之说为证。吁，于迁之时，发表为何物？且藏之名山，奚不为流芳百世？以今人观念，强加于古人，乃造鲁鱼之误不？

案：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曰：“（班）彪、（班）固讥（司马）迁，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。然其论议常排死节，否正直，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，则轻仁义，贱守节愈矣。固伤迁博物洽闻，不能以智免极刑，然亦身陷大戮，智

及之而不能守之。呜呼，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！”

按：观苏轼《司马迁二大罪》，盖循班固之论，有所发也。（《东坡志林》）

张骞西使，陷于匈奴，单于执“留骞十余岁，与妻，有子，然骞持汉节不失。”（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）比肩苏武，偕之伯仲。然人多知苏武牧羊故事。于张骞，惟知其首开丝绸之路，遂作商贾论。何以故？余以为皆后世诸多戏剧渲染之力。检《汉书》，可知类苏武之使节尤多，留夷域之年岁，亦久于武。然独武一人传诵里巷为人称道。嗟夫，传笔于史，终不及演于戏，妙乎？

唐司马贞谓“季布为汉所购求，朱家以布髡钳为奴，载以广柳车而出之，及尊贵而不见之，亦高介至义之士。然布竟不报朱家之恩。”（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注）言词之间，颇生憾意。窃以为非也。侠者重义，固无可非议。然益重名望。朱家既以侠名驰天下，何求还报而损之？且布，本非常人。若切切于报恩还情，未恐英雄气顿失，而为同道耻笑。斯与韩信报漂母一饭之恩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司马迁谓之“陈涉世家”，荣称也。曰：“陈涉之王也，而鲁诸儒持礼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。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，卒与涉俱死。”（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）恒言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涉既为败者，何以举尊“世家”？观二十四史，恐再无败者，能获如是殊荣。儒，礼也，视跽为盗，涉便不为盗！或涉为盗，盗亦有道，并鲁儒复国复礼之一道耳。

按：秦焚书坑儒，儒以为陈涉之盗有道，举道非盗也。

检《史记》秦本纪载：秦武公“二十年，武公卒，葬雍平阳。初以人从死，从死者六十六人。”按今考古说，殉葬之制，始于商，如妇好墓。春秋战国尤盛行。《礼记·檀弓下》“陈子车死于卫，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

葬。”

按：嗣后秦穆公卒，殉者达一百七十七人。民怨，《诗经·国风·黄鸟》曰：“彼苍者天，歼我良人。”（参阅《左传·文公六年》）。

案：《孟子·梁惠王章句上》曰：“仲尼曰：‘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’为其象人而用之。”朱熹注：“古之葬者束草为人以为从卫。谓之刍灵。略似人形而已。中古易之以俑。”

案：参阅《墨子·节葬》。

秦缪公亡马，为野人所食，吏“欲法之”。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公以为不可，“乃皆赐酒食而赦之。”（同上）野人服其德。会晋攻，野人助缪公，“生得晋君。”（同上）于斯野人，未知为何如之野人？

案：《汉书·五行志》载：“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，有大人长五丈，足履六尺，皆夷狄服，凡十二人，见于临洮。”诸“大人长五丈者”，或不为野人乎？颜师古注临洮，乃“陇西之县也。”（同上注）按地域揆之，偕《史记》所记野人当合。

案：《宋书·符瑞志》记大人曰：“前史以为秦亡之征，史臣以为汉兴之符也。自高帝至于平帝，十二主焉。”或云：沈约为撰立符瑞，牵强附会，与十二大人无关。又谓魏明帝景初元年，所发二铜人，乃始皇以为大人现世，嘉祥也。故铸，以致国亡，“盖服妖也。”（同上）

按：铜人，始皇“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，销锋镝，铸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。”（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）司马贞注：“各重千石，坐高二丈，号曰‘翁仲’。”（同上）非约所述。

按：观今所寻之野人，亦谓足大身巨云云，抑即曩之野人，果有其实耶？

荆轲刺秦王，于是“秦王方环柱走，卒惶急，不知所为，左右乃曰：‘王负剑！’”（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）王闻之，出剑杀轲。斯之“负”，非背负之

意。以其注曰：“古者带剑上长，拔之不出室，欲王推之于背，令前短易拔，故云‘王负剑。’”（同上注）负，乃推也。复观前叙，知图穷匕首见，轲欲刺，然“未至身，秦王惊，自引而起，袖绝。拔剑，剑长，操其室。时惶急，剑坚，故不可拔。”（同上）来龙去脉，十分清楚。不意于影视表演中，皆秦王惧，忘己之有剑，为左右嚷“王负剑”，方悟而拔剑杀轲也。

按：《战国策·魏四》云：时唐且使秦，忿然抗争：“若士必怒，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，天下缟素，今日是也。”于是“挺剑而起，秦王色挠。”或曰：嬴政惧也。然余以为智。智，无以匹夫之勇称道。刳荆轲刺政，政已称帝，彼此益不可同日而语。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曰：“项梁举兵会稽郡。”乃苏州也。曩时之会稽，当地跨江浙。郡府，则置苏州。勿望文生义也。（参见《辞海》）。

章邯，秦二世大将，降项羽。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，邯元为少府。少府者，《汉书·百官表》曰：“‘少府，秦官。’应劭曰：‘掌山泽陂地之税，名曰禁钱，以给私养，自别为藏。少者小也，故称少府。’”嗟夫，暴杀蒙恬，俾朝中无将。复以一区区税官为三军统帅，奚不儿戏？不亡，亦亡矣！

案：杜佑《通典》云：“少府，秦官。汉因之，是为九卿，掌山海地泽之税，以给供养。”似非应劭之“小”也。然是时以税官统兵，秦无将可用，则无疑。

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谓“项羽乃悉引兵渡河，皆沈船，破釜，烧庐舍，持三日粮，以示士卒必死，无一还心。”于是背水一战，羽大破秦军，“始为诸侯上将军，诸侯皆属焉。”（同上）诘知后为韩信背水一战，竟灭！背水一战，于羽，运乎？命乎？

吕后，虐戚姬为人彘，鸩齐悼，故闾巷多厌其为一介毒妇。然司马迁

曰：“高后女主称制，政不出房户，天下晏然。刑罚罕用，罪人是希，民务稼穡，衣食滋殖。”（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）窃以为吕后之毒，私也。论治国，不失明君之道。

又，时高祖欲易太子，吕后惧。依张良计，得全。后尤德良，良意从赤松子避世，后为良曰：“人生一世，如白驹过隙，何自苦如此。”（《汉书·张良传》）殷殷之情，溢于言表。以私论，亦见其为人之另一面也。

又，平城之役罢，高祖纳娄敬言，欲和亲匈奴，嫁己女。吕后泣阻，遂“上竟不能遣长公主，而取家人子为公主，妻单于。”（《汉书·娄敬传》）亲亲之情益浓矣。若观武则天不惜杀亲子以固己之皇位，奚不霄壤之别！

又：高祖崩，后掌国柄，会冒顿投札：“陛下独立，孤愤独居。两主不乐，无以自虞，愿以所有，易其所无。”（《汉书·匈奴传》）语侵轻佻，后大怒，欲伐之。然权衡得失，未行。斯非后之惧也，乃公私之间，择于公。

司马迁曰：“乐者，音之所生也，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。”（《史记·乐书》）然余作小说《休止符》，示解音乐与性之关系。有智者嗤笑，音乐，盖关连于性？余无言，惟叹太史公所谓“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。”又，小说一人物名谓丑一成，智者亦嘲之，何有姓丑？必邱也。实不知曩时丑、醜分明，醜，醜陋之醜；丑，子丑之丑。丑，亦为姓，读周。以丑作醜，盖汉字简化所为。然丑姓依旧。或云，丑，奇姓也。昔有《奇姓通》一书可证。今查词典亦明。

案：《汉书·礼乐志》曰：“周有《房中乐》，至秦名曰《寿人》。凡乐，乐其所生，礼不忘本。高祖乐楚声，故《房中乐》楚声也。”

检《史记·卫康叔世家》曰：“齐桓公以卫数乱，乃率诸侯伐翟，为卫筑楚丘。”注曰：“《括地志》云‘城武县有楚丘亭。’”释之不详。以祝孝先《汉字溯源》谓：“自然地势形成者谓之丘；人为堆筑者谓之京。”明矣。

案：潘岳《西征赋》曰：“甲卒化为京观。”杜预注：“积尸封土其上谓之